

略論《太玄》的押韻

伍宗文

內容摘要：《太玄》本為摹擬《周易》而作，它大量使用韻語，卻又非同詩賦箴銘，沒有大體一致的韻例。本文仔細討論了該書各篇的用韻情況，其中對《玄測》一篇押韻的氛發，為學者迄今所未及；從整理出的全書韻譜出發，又分門別類，統計分析，證明了《太玄》的押韻對於研究西漢陰聲、陽聲與入聲各類韻部以及西蜀方音的重要價值。

關鍵詞：太玄 押韻 西漢韻部 西蜀方音

1.1 《太玄》歷來被認為是漢代揚雄模仿《周易》而作的一部卜筮之書，而當今學者則多認為它實質上“是一部含有深刻內容的學術著作”^①。“玄”是揚雄哲學體系的最高範疇，它代表着天地的本原或整個世界的根本性規律。其書的主旨，就在於探討這一規律以及個人如何順應這一規律以立身處世、趨利避禍。

1.2 從著述的體制來看，《太玄》摹擬《周易》無庸置疑。據《漢書》本傳，揚雄年輕時曾仰慕屈原、司馬相如，喜好辭賦，後來發現“賦勸而不止”，不過雕蟲小技，“於是輟不復為”。晚年校書天祿閣，不預朝政，“實好古而樂道，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，以為經莫大於《易》，故作《太玄》”。司馬光指“《易》與《太玄》大抵道同而法異，《易》畫有二，曰陽曰陰；《玄》畫有三，曰一曰二曰三；《易》有六位，《玄》有四重”，從上到下，依次為方、州、部、家。“《易》以八卦相重為六十四

卦，《玄》以一二三錯於方、州、部、家為八十一首”；“《易》每卦六爻，合為三百六十四爻，《玄》每首九贊，合為七百二十九贊”^②。《漢書》謂其書“有《首》、《衝》、《錯》、《測》、《攤》、《瑩》、《數》、《文》、《捩》、《圖》、《告》十一篇，皆以解剥《玄》體”。這些篇目在全書中的地位及彼此的關係，也正如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所說，“以家準卦，以《首》準《彖》，以贊準爻，以《測》準《象》，以《文》準《文言》，以《攤》、《瑩》、《捩》、《圖》、《告》準《繫辭》，以《數》準《說卦》，以《衝》準《序卦》，以《錯》準《雜卦》，全仿《周易》”。

1.3 最早為《太玄》作注的是三國時代宋衷和陸績，他們的注賴晉代范望注本得以保存。范望《太玄解贊序》：“今更通率為注，因陸君為本，錄宋所長，捐除其短，昇《首》一卷本經之上，散《測》一卷注文之中，訓理其義，以《測》為據，合為十卷。”其中前六卷即所謂“本經”，依次列出“八十一家”，各家之下先列首辭，再以初一、次二……次八、上九為序列出九贊的贊辭；《玄測》一篇全被拆散，以“測曰”二字引出，分置各贊贊辭之後。其餘自《玄衝》至《玄告》共九篇，為後四卷。今所見宋司馬光《太玄集注》、明葉子奇《太玄本旨》等，並皆如此。

2.1 跟《周易》一樣，《太玄》一書也多韻語，而且數量更大，使用更普遍，加之出自揚雄一人之手，成書於一個時代，因而該書對於研究漢代民族共同語的韻部系統，考察周秦至漢代韻部系統的歷史演變，以及瞭解漢代西蜀方音的真實面貌，都具有不可取代的重要價值。

《太玄》前六卷與後四卷風格迥異，韻語的使用也不相同。司馬光謂首辭“統論一首之義”，贊辭以明其象，測辭“所以解贊”。它們構成全書的主體，其文句一般短小精悍，語意則大多朦朧晦澀；它們又各自獨立，互不連屬，缺少上下文的聯繫和其他背景。這些因素都增強了該書的神秘色彩，加大瞭解讀剖析的

難度。

2.2 就押韻而言，首辭、贊辭屬於同一種類型。它們一律祇在一辭之內押句尾韻，因而韻字不多，一般為兩個，少數有三個，四個的較少。例如：

《法首》：陽高縣厥法，物仰其墨，莫不被則。

《養初一》：藏心於淵，美厥靈根。

《飾首》：陰白陽黑，分行其職，出入有飾。

《夷次三》：柔，嬰兒於號，三日不嘔。

《守次八》：白無杵，其碓舉，天陰不雨，白日毀暑。

《奧次三》：奧其鄰，守其節，雖勿肆，終無拂。

《夷次三》例宋衷、宋惟幹、陸績、王涯本均作“嘔”，唯范望本作“嘔”。《玉篇·口部》：“嘔，氣逆也。”於求切。俞樾《諸子平議》卷三十三認為“實以作嘔為長。蓋此贊三句，‘柔’一字為句，‘嘔’與‘柔’韻。若作‘嘔’，失其韻矣”。《老子》五十五章“含德之厚，比於赤子……終日號而不嘔，和之至也”，傅奕本作“歎”；馬王堆帛書甲本“嘔”字作“心”下“攴”，當為“憂”之省形；乙本正作“嘔”。今以“柔、嘔”與“號”為幽、宵合韻^③。其餘各例，分別以“墨、則”，“淵、根”，“黑、職、飾”，“杵、舉、雨、暑”，“鄰、節、肆、拂”為韻。儘管韻字不多，一辭之內換韻的情況仍然可以見到，例如：

《增次六》：朱車燭分，一日增我三千，君子慶，小人傷。

《迎次二》：蛟潛於淵，陵卵化之；人或陰言，百姓和之。

前者“分、千”真部，“慶、傷”陽部；後者“淵、言”真元合韻，“化、和”歌部。交叉為韻，僅此一例。如果句尾是語氣詞、代詞等“虛字”，則上承《詩經》韻例，韻字必然出現在它們的前面，即所謂“韻在詞上”：

《竈首》：陰雖沃而灑之，陽猶熱而穌之。

《磳上九》：崇崇高山，下有川波其；人有輯航，可與過其。

《閑次五》：磳而閑而，拔我姦而，非石如石，厲。

《飾次六》：言無追如，抑亦飛如，大人震風。

《務初六》：華實芳若，用則臧若。

以上各例中的韻字，分別為“之”前的“灑、穌”，“其”前的“波、過”，“而”前的“閑、姦”，“如”前的“追、飛”和“若”前的“芳、臧”。

不過，《太玄》一書的特殊性質，決定了它的首辭、贊辭無論如何不同於一般的詩賦箴銘之類。即便是有韻者，一辭之中也可能帶有並不押韻的分句，如上述例句中的“陽高縣厥法”、“非石如石，厲”、“大人震風”等等。

還有一部分首辭、贊辭則全然無韻，如《格首》“陽氣內壯，能格乎羣陰，攘而卻之”，《翕首》“陰來逆變，陽往順化，物退降集”。而贊辭有的少到三五字，如《晦次二》“盲征否”，《失初一》“刺虛滅刃”，《閑上九》“閑門以終虛”等，斷句且難，遑論押韻？有的斷句不難，但絕不押韻，如《少初一》“冥自少，眇於謙”，《堅初一》“磐石固內，不化貞”，《爭上九》“兩虎相牙，知掣者全”之類。另有七贊的贊辭，相鄰兩句末尾為同一字，如《事初一》“事無事，至無不事”，無所謂韻不韻。不過，這幾類加起來也祇有一百九十六則。全書八十一家、七百二十九贊，外加二“踦贊”，首辭、贊辭合共八百一十二則，無韻者不足總數的四分之一。

2.3 “測曰”以下文字的押韻屬於另一種類型。《玄測》一篇，為范望拆散分繫於各贊贊辭之下，各“家”之“測”遂全被一一孤立；各贊的“測曰”又一律祇有兩個小句，而且前一小句總是復述其上贊辭的第一句，或綜述贊辭之意，於是其押韻的真

相被長期掩蔽，無人揭示。於安瀾《漢魏六朝韻譜》（以下簡稱《韻譜》）^④不著一例，大半個世紀過去了，後來的學者也未置一詞。其實，祇要以“家”為單位，把各贊“測曰”以下的文字集中起來考察，作者的良苦用心、押韻的本来面目便立即呈現。例如第一家《中》下九測：

昆侖旁薄，思之貞也；神戰於玄，善惡并也；龍出於中，見其造也；庠虛之否，不能大受也；日正於天，貴當位也；月闕其搏，賤始退也；首首之包，任臣則也；黃不黃，失中德也；顛靈之反，時不克也。

“貞、并”耕部，“造、受”幽部上聲，“位、退”脂部去聲，“則、德、克”職部，非常整齊，絕非偶然。有的“家”下九測的文字，其韻脚或不緊鄰，而是彼此交錯混雜，但這並不足以否認其押韻的事實。例如《疑》下九測：

不正之疑，何可定也；疑自反，反清靜也；疑強昭，中心冥也；疑考舊，先問也；舛黃疑中，邪奪正也；誓貞可聽，明王命也；鬼魂之疑，誠不可信也；顛疑遇客，甚足敬也；疑無信，終無所名也。

以上“定、靜、正、命、敬”耕部去聲，“冥、名”耕部平聲，“問、信”真部去聲。據筆者考察，八十一家的“測曰”文字盡皆如此，概無例外。它們所含韻段多則三、四個，少則兩個，個別的甚至一個。《更》下九測便祇韻陽部：

冥化否貞，少更方也；時七時九，不失當也；化白於泥，變不明也；更之小得，民所望也；童牛角馬，變天常也；車杭出入，其道更也；更不更，不能自臧也；駟馬跂跂，更御乃良也；不終之代，不可久長也。

極少數贊後“測曰”的文句，的確不與其上句或下句押韻。有的可能是測內兩句自韻，如《差上九》測曰“過其枯城，改過更生也”，“城、生”耕部；又《視次六》測曰“素車翠蓋，徒好

外也”，“蓋、外”祭部。這可算一種特例。有的或因異文影響，如《失次四》測曰“信過不食，失祿正也”，范望本作“失正祿也”；又《勤次六》測曰“勤有成功，天所來輔也”，宋衷、陸續、王涯本均作“天夾也”。還有數測不韻，原因未明。不過即使把這三類加起來也僅僅十七例，不到總數的百分之三，而其餘七百一十四贊的“測曰”所包含的韻段却多達二百五十五個。

2.4 後四卷九篇，都是解析“本經”之作，韻語的使用參差不齊。其中《玄衝》《玄錯》與《玄數》代表了兩個極端：司馬光謂“《衝》者序八十一首，陰陽相對而解之”，“《錯》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”，幾乎全為韻語，祇是換韻自由，幾句一韻，並無規律；“《數》者論九贊所象”，全篇不韻。試比較：

《玄衝》：《中》則陽始，《應》則陰生。《周》復乎德，《迎》逆乎刑。

《玄錯》：《中》始《周》旋，《美》曲《穀》端。《晬》《文》之道，或淳或班。

《玄數》：〔五五〕類為其裸，……為輿，為穀，為稼，為嗇，為食，為寔，為棺，為積，為衢，為會，為都，為度，為量，為土工，為弓矢，為黃怪，為愚，為牟。

前者“生、刑”耕部，次者“旋、端、班”元部，它們分別為其所在篇目的第一韻段。《玄數》的文句與之形成鮮明的對比，其論“三八為木，為東方，為春”，“四九為金，為西方，為秋”，“二七為火，為南方，為夏”，“一六為水，為北方，為冬”，“五五為土，為中央，為四維”之類，連續的“為×”句各達數十個，“五五”一段更多達四十三個；其中“”之所指，遍及動物、植物、器物、職官等等，哪裏談得上什麼“韻”呢？有學者偏偏截取上文中的“輿穀稼嗇食寔棺積衢都度量弓矢”，指為“魚脂鐸屋陽東”合韻，還說“也可以看成是‘魚鐸陽’三部同時通押”^⑤，實在不足憑信。

其餘《玄攤》、《玄瑩》、《玄文》、《玄掇》、《玄圖》、《玄告》六篇，雖然韻語也多，但是用韻同樣漫無規律，而且往往有散句夾雜其間，韻字的識別，韻部的歸屬，韻段的劃分，都必須分析句式，斟酌文意，謹慎從事。例如：

《玄瑩》：立天之經曰陰與陽，形地之緯曰從與橫，表人之行曰晦與明。

《玄掇》：剗割匏竹革木土金，擊石彈絲，以和天下，挽擬之八風。

《韻譜》以“陽、橫、行、明”為韻，但是在《玄瑩》的三個分句中，“行”顯然跟上兩個分句的“經、緯”相對，實不當韻；而以《玄掇》的“土、下”為“語慶姥厚”與“哿果馬”（相當於魚、歌兩部的上聲）合韻，更令人殊不可解。又如《玄掇》中以下文字：

垂闔為衣，襞幅為裳，衣裳之制，以示天下，挽擬之三
八。比札為甲，冠矜為戟，被甲何戟，以威不恪，挽擬之四
九。尊尊為君，卑卑為臣，君臣之制，上下以際，挽擬之二
七。鬼神耗荒，想之無方，無冬無夏，祭之無度，故聖人著
之以祀典，挽擬之一六。時天時，力地力，維酒維食，爰作
稼穡，挽擬之五五。

有學者認為其中“夏度六”韻“魚鐸覺”，“也可以看成是魚鐸通押的韻段”^⑥。仔細琢磨這一組排比句式，其中的三八、四九、二七、一六、五五，從前面《玄數》一篇可知，揚雄不過用它們分別代表五行木、金、火、水、土，五方東、西、南、北、中等，並以此“擬”及各種自然現象、社會人事，其第二個數目字根本不入韻。“度”字《廣韻·暮韻》徒故切，又《鐸韻》徒落切。楊雄《青州箴》“馬殆其銜，御失其度。周室荒亂，小白以霸”，羅常培、周祖謨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（以下簡稱《研究》）歸“度、霸”為魚部去聲，“祭之無度”之“度”正

同。因此“一六”所在句，當由陽部“荒、方”轉魚部“夏、度”，“魚鐸覺”合韻說令人難以信從。

2.5 迄今為止，輯錄《太玄》押韻資料最全者仍然非《韻譜》莫屬。不過，正如《研究》所說，其“搜羅之富，可以說前所未有。但是全書的缺點還很多。在摘舉韻字一方面，有的讀破句，有的不合韻例”^⑦。事屬草創，實所難免。另據筆者逐句斟酌還發現，《太玄》的韻段韻字為《韻譜》所漏列者，數量也很可觀。例如：

《格次六》：息金消石，往小來弈。

《務次五》：蜘蛛之務，不如蠶之綸。

《遇次六》：俾蛛罔，罔遇蠹，利雖大，不得從。

《窮次七》：正其足，躡於狴獄，三歲見錄。

《將次五》：大爵將飛，拔其翮；毛羽雖衆，不得適。

《玄攤》：高者下之，卑者舉之，饒者取之，罄者與之。

《玄文》：故君子得位則昌，失位則良；小人得位則橫，失位則喪。

《玄掇》：棘木為杼，削木為軸。杼軸既施，民得以燠。

以上各句，句式整齊，韻脚顯明，從“石、弈”至“軸、燠”，依次押鐸部、魚部、東部、屋部、錫部、魚部上聲、陽部和沃部，《韻譜》竟然一概付諸闕如。

3.1 《研究》第九為《〈淮南子〉韻譜》和《〈易林〉韻譜》，前者共有一千零三十五個韻段，後者共有三千四百八十四個韻段。而據筆者整理統計，《太玄》一書共有一千零九十三個韻段，其押韻材料之豐富，僅次於《淮南子》，其在漢語語音史上的重要地位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3.2 《太玄》的押韻材料中獨立的陰聲韻共三百二十八個韻段。其中魚部最為強勢，有一百零九個韻段，佔總數的三分之一；宵部數量最少，祇有八個韻段。

合韻的材料最能反映韻部之間的關係。從這一特定的角度審視，根據《太玄》合韻的情況，之幽宵魚歌支脂祭八部明顯可以分為兩組：之幽宵魚為一組，歌支脂祭為一組。前一組中之、幽合韻二十一段，幽、宵合韻六段，而魚部跟之部（八段）、幽部（六段）和宵部（一段）都有合韻；後一組中歌、支合韻五段，而脂部跟歌部（十四段）、支部（二段）和祭部（二十四段）也都有合韻，另有三段為歌支脂三部合韻。兩組組內韻部之間的合韻數均接近該組陰聲韻部合韻總數的九成。

前一組中，之、幽合韻的例子最多，它們是：

平聲：《格次八》時憂，《積測》來收，《中次七》首頤，
《翕次八》孚殆，《養次三》丘菱

上聲：《童測》晦道，《裝次八》軌道，《止初一》止咎，
《闕次五》齒缶，《銳次六》醜軌，《樂測》保悔，
《盛測》道有，《守初一》牖有，《守次二》守有，
《守上九》守首殆，《視測》咎始，《內次七》莠
有，《踦羸測》首已，《玄圖》友道守

去聲：《事次六》事救，《少次七》究富

以上含之部字共十五個，其中《廣韻》之韻（舉平以賅上去，下同）字七個：時、頤、止、齒、始、已、事；尤韻字兩個：有、友。幽部字共十六個，其中《廣韻》尤韻字十四個：憂、收、酋、孚、丘、咎、缶、醜、牖、守、首、莠、救、究。這足以證明之、尤兩韻的字讀音非常相近。另外，之、魚合韻八段，含六個之部字，一半是《廣韻》之韻字：蒔、止、事；幽、魚合韻六段，含六個幽部字，也有一半是《廣韻》尤韻字：久、咎、醜。這說明之、幽（尤）、魚的元音可能比較接近。這一組裏，宵、幽合韻共六段，含七個宵部字，六個是《廣韻》宵韻字：昭、矯、表、笑、要、照。但是沒有宵、之兩部合韻的例子，宵、魚兩部合韻也僅一例。《研究》還據司馬相如、王褒的

作品以及楊雄《太玄》以外的作品中魚部的麻韻字有跟歌部字合韻的例子，推定魚部麻韻字讀音與歌部接近，《太玄》中魚、歌合韻雖有三段，其中的魚部字却没有《廣韻》麻韻字。

後一組中，歌、支合韻祇有五段，其中的傾向尚不明顯。但歌、脂合韻有十四段，仔細分析，頗有啟示。它們是：

平聲：《周次三》我魁，《上次八》危梯，《禮次四》儀階，《度次三》差階，《減次三》儀階，《減測》危毀為，《戾首》微離，《美次二》微儀，《童測》為衰累，《衆次五》喈螭，《廓次五》開階 差，《疑首》磻離非

上聲：《積次八》禍罪

去聲：《晦測》挫昧

另有三個韻段為支、歌、脂三部平聲合韻，它們是：

《閏初一》泥雌施，《戾上九》雌離乖，《玄圖》繫繼義

以上歌部字共十一個：我、危、儀、差、為、離、螭、施、禍、挫、義，除了“我、禍、挫”三字以外，全是《廣韻》的支韻字（“差”亦有支韻一讀）。這一點非常突出，可以證明歌（支）、支（支）、脂的元音比接近。

脂部去聲字跟祭部合韻的例子在這一組中最多，它們是：

《達測》廢內退，《交測》費廢遂，《進測》退外，《格次七》類厲，《睟初一》內穢，《迎測》類衛內，《唐初一》內厲，《翕測》害遂類，《視次二》內外，《內首》外內既，《勤次七》鼻弊，《玄錯》外內退，《玄文》廢退貴位，《玄告》對劇，《增測》內外蓋敗大，《奐初一》銳退，《樂測》內歲廢快，《務上九》敗隊，《斂首》外內，《斂測》大退，《大首》內外蓋，《廓次八》外內，《成測》敗遂，《勤首》外內

以上的脂部字共十一個：內、退、費、遂、類、既、鼻、貴、位、對、隊，它們無一例外都屬於《詩經》音微部的字，大

部分（內、退、費、既、貴、對、隊）又是《廣韻》未韻或隊韻的字。這些字的讀音一定跟祭部字比較接近，脂部的微韻一類字跟脂韻一類字的元音應當有別：脂韻一類跟支部近，微韻一類跟祭部近。

3.3 獨立的陽聲韻九部共有三百三十四個韻段。其中陽部最多，達一百零九個，跟陰聲韻魚部強勢相應；其次為耕部，有七十七個韻段；陽、耕、真、元四部的韻段數佔了陽聲韻部總數的百分之八十五；談部沒有獨立韻段。

《太玄》中沒有陰、陽合韻或陽、入合韻的例子。陽聲韻之間合韻共一百零八段，其中有以下幾方面的關係值得注意：

東與冬。《研究》因為王褒、揚雄的韻文裏這兩部“通押的比單獨應用的多”，“揚雄的《太玄經》裏也有七八處東冬合用的例子”，加上東漢“李尤所作的韻文裏東冬也合用不分”，儘管“司馬相如的韻文裏不見有東冬合用的例子”，仍然判斷“這兩部可能就是一部”，這“可能是蜀方言的一般現象”。

現在看來，這種可能性是否符合歷史的實際，值得再探討。《太玄》中，東部獨用二十五個韻段。冬部獨用十五個韻段，它們是：

《中首》宮中，《周測》中窮，《上測》中衆，《進測》中隆宗，《爭測》中隆躬，《彊次三》中隆，《減測》沖中，《晦次五》隆窮，《窮初一》窮中，《窮次二》窮中，《窮測》中隆，《止測》窮中，《玄文》終中沖窮，《玄告》中窮、宗沖冬、東合韻六段，蒸、冬、東三部合韻一段，即：

《中次三》中庸，《逃測》降凶功，《逃次四》擬降，《玄瑩》重中，《玄文》動衆，《玄告》窮從忠

《玄測序》升降通東逢雍

《研究》在論及《淮南子》“東冬為一部”時，列舉的數據是：冬部字在其中押韻的例子有十九處，獨用四處，與東部字合

用十二處，與侵、蒸合用分別為兩處、一處，是冬、東合韻數佔到冬部字使用總數的百分之六十三。而在《太玄》中，即使把三部合韻的一段也算在內，合韻的數量也不足以上兩項總數的三分之一；全書另有冬、蒸合韻六段，冬侵合韻四段，冬、耕合韻四段，冬、陽合韻兩段，冬部字總共三十八用，跟東部的合韻數祇佔其中的百分之十八。如果把範圍擴大到其他蜀人和揚雄的其他作品，據筆者調查，冬部獨用還有九個韻段，而與東合韻還有十四個韻段^⑧。冬部字在兩漢蜀人作品中作韻字凡六十七用，獨用總共二十四段；與東合韻總共二十一段，可見並非“通押的比單獨應用的多”；與東合韻數祇佔總數的百分之三十一，這一比例不足《淮南子》的一半，可見二者相去甚遠。再從這兩部跟陽、蒸、侵諸部的關係看，它們分別合韻的數據如下表：

	東陽合韻	冬蒸合韻	冬侵合韻	東蒸合韻	東侵合韻	冬陽合韻
淮南子	24	1	2	6	0	1
蜀人作品	15	8	7	0	2	2

江有誥在《音學十書》卷首《復王石臞先生書》中說：“東每與陽通，冬每與蒸侵合，此東冬之界限也。”以此衡量，《淮南子》東部跟陽部合韻多而跟蒸、侵兩部合韻少，兩漢蜀人作品中冬部跟蒸、侵兩部合韻多而很少跟陽部通押。這種明顯的區別說明，漢代西蜀方言中東、冬之間界限分明，跟《淮南子》所代表的陳楚江淮方言並不一致。

冬、蒸與侵。這三部除以上冬蒸，冬侵合韻之外，《太玄》還有侵蒸通押三例：《周次七》“淫朋”，《裝次二》“冰風乘”，《應次八》“陰應”。楊雄的韻文中也有三例，即：《甘泉賦》“乘風澄兢”，《解難》“風升閔絃蒸”，《元后誅》“崩心音勝”。從冬、蒸、侵兩兩合韻判斷，這三部的讀音應該比較接近；“風”字還在司馬相如《子虛賦》中與“蓼音宮窮”韻，王褒《洞簫賦》中

與“淫慘音窮”韻，因而在西蜀方言中它的韻尾—m 可能已經變成—ŋ。

真與元。《研究》認為“真元两部彼此通押的例子极多，这是漢代韻文中极普遍的现象”。《太玄》自不例外，真部獨用六十四段，元部獨用三十四段，真元合韻三十八段，两部合用與獨用之比接近五比二。與真部通押的元部字二十九個，大部分是《廣韻》元（元、言、蕃、園、反、偃、遠、願）、山（山、間）、仙（然、漣、愆、船、泉、還、衍、善、轉）、先（前、縣）四韻的字，這幾韻的字一定跟真部字的讀音比較接近。

—n 與—ŋ。《太玄》真部和耕部通押有十個韻段，即：《周次六》“誠天”，《交初一》“神貞”，《爭次六》“脛臙”，《迎次八》“門庭”，《飾測》“信貞人”，《馴次三》“貞根”，《馴次七》“順貞”，《玄攤》“吝形”、“新成”，《玄瑩》“經分形”。此外，楊雄《法言·重黎》韻“因成”，又《孝至》“臣蕃神靈”真元耕合韻，《元后誅》“生經顛盈傾衡”耕真陽合韻。以上的真部字主要是《詩經》音的真部字（天、神、信、新、人、因、臣、顛），少數是《詩經》音的文部字（門、根、順、吝、分）。由此可見，跟後一類即《廣韻》痕、魂、文等韻字比起來，前一類字與耕部字的元音更為相近。聯繫到司馬相如、王褒和李尤的韻文中也有真、耕通押的事實，至少無法排除漢代西蜀方言中將耕部韻尾—ŋ 讀成—n 的可能性。

—m 與—n。收—m 尾的侵、談部和收—n 尾的真、元部在《太玄》中都有合韻。《銳次五》“西心”，《文次六》“范川”，《禮測》“親心真”，《逃次五》“林淵”，《昆測》“人心親貧旬倫均仁身”，《窮測》“心民”侵、真通押，其中“心、范、林”為侵部字；《少首》“淵截”《交測》“慙人”談、真通押，其中“截、慙”為談部字；《視測》“全瞻”元、談通押，《礪初一》“潛畛泉”談與真、元通押。楊雄同類的例子還有《法言·序》“親神

心”，又《寡見》“觀兼”、《君子》“堅廉”，“兼、廉”都是談部字。這樣的例子在司馬相如、王褒和李尤的韻文中也有^①，因此不能排除兩漢西蜀方言中侵、談兩部的韻尾-m混同於-n的可能性。

3.4 獨立入聲韻部共一百三十五個韻段，其中職部最多，有四十三個韻段，盍部、緝部最少，都祇有一個韻段。

入聲韻部之間合韻共四十二個韻段，總體上韻尾的分辨比較嚴格，同收-k、-t 或 -p 的通押為三十六段，佔了大多數。收-k 的六部之間，兩兩通押的例子幾乎都有；而職、沃、藥、屋、鐸五部之間的通押二十二段，又跟陰聲韻之、幽、宵、魚四部的通押相應。收-t 的質、月两部合韻，也跟脂、祭合韻在陰聲韻部中合韻數量最多一樣，共十段：

《羨上九》折_ㄣ捫括_ㄣ血，《銳次二》一_ㄣ達，《達首》出_ㄣ達，《達初一》達_ㄣ屈，《衆上九》𪔐折伐_ㄣ血，《文上九》密_ㄣ𪔐，《度次八》奪_ㄣ必，《飾次三》舌_ㄣ聿，《窮次八》雪_ㄣ鄰，《割次七》日_ㄣ割

以上帶點的字（血、一、密、必、鄰、日）主要是《詩經》音的質部字，由此可以推知它與月部的元音一定很相近。

此外，《太玄》還有四十三個韻段是入聲韻和陰聲韻通押，其中三十八段又是“之”與“職”、“支”與“錫”等同一類的陰聲與入聲合韻。《詩經》音魚、鐸相承，侯、屋相承，漢代魚、侯合用不分，魚部去聲字也就可以跟鐸部字和屋部字相押。主要元音的相同或相近，應該是對它們所以能够通押的最為合理的解釋。兩類韻部中，祇有藥、盍、緝，宵四部與此沒有關涉。

〔注釋〕

①張岱年《〈太玄校釋〉序》，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年。

②見《太玄集注·說玄》，中華書局，1989年。下引其說同。

③本文韻部劃分、韻字歸部，悉從羅常培、周祖謨合著《漢魏晉南北朝韻部演變研究》（第一分冊），科學出版社1958年。

④於安瀾著，暴拯群校改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。

⑤⑥劉冠纁《兩漢韻部與調研究》第六章第一節，巴蜀書社2007年，頁183、184。

⑦參見該書“一、緒論”，頁4。

⑧冬部獨用的九個韻段是：

司馬相如：《美人賦》忠宮、中宮，《封禪文》戎隆終

揚雄：《蜀都賦》中窮，《甘泉賦》中宮，《羽獵賦》宮崇，《兗州箴》忠宗，《法言·學行》崇終

李尤：《平城門銘》中宮融

與東合韻的十四個韻段是：

王褒：《九懷·匡機》中窮從鄧宮，《四子講德論》從同聰衆，《聖主得賢臣頌》隆功

揚雄：《甘泉賦》鍾窮，《羽獵賦》窮雄溶中，《河東賦》降隆東雙功龍融頌雖蹤從《宗正卿箴》恭降，《元后誄》中衆公，崇庸從（另與東冬蒸通押《博士箴》雍宮陵）

李尤：《函谷關賦》中崇通，重崇從聰忡，《辟雍賦》隆中豐《七款》封充窮

⑨司馬相如《長門賦》韻“心音宮臨風淫陰音檐閭吟南中宮崇窮音”，“心、音、臨、淫、陰、吟、南”為侵部字，“檐”為談部字；王褒《洞簫賦》韻“耽還”，“耽”亦侵部字，《四子講德論》韻“聞音心”，又“陳賢廉”，李尤《函谷關賦》韻“咽年君文勳循門琛奔論坤”，“琛”為侵部字。